

章力生：不為自己的人

因這信仍舊說話(來一一：4)

章力生先生，於1996年一月十九日，息了他在世上的勞苦，到主那裡領受他的獎賞。他是文宣的名將，為世人留下了約一千萬字的重要作品：前半生寫的五百萬字，是為了國家；後半生所寫的，則全是為了天國。單這不為自己的崇高寫作動機，就少有人可及。

現在我們也許難以充分了解，章先生的作品，對教會所作是多麼偉大的貢獻。一位認識章先生多年的宣教士，而且是信主後最早相交，在信仰上對他有過幫助和鼓勵的，也是在看了章著總體辯道學之後，才知道他這些年來作了些甚麼，而了解神特地呼召他的目的。

記得，在章先生的喪事禮拜，他相識四十年的朋友，高敦神學院中同學，總結他的一生時，作見證說：章先生(Chang)的一生事奉，是在於“改變”(Change)：並不是說，他善變無常，而是說，他不為自己打算，而以改變世界為使命——在他信主之前，以救國救世為志，栖栖皇皇，著書立說，奔走呼號，立心改變世道人心。但是，他先要自己經過改變，皈信基督，生命重新開始，進而改變別人。然後，再是日以繼夜，奮筆弘道，為教會留下了不朽的巨著，為華人神學界立下了穩固的信仰根基。綜觀華人教會史，章先生的作品，是神藉他的筆所流露出來唯一最夠水準的傑作。

這位同學在章先生安葬時又說：四十年前，曾接受章先生送的一枝筆，珍藏作為紀念。章先生的一生，就是為神所使用的一枝筆。現在，這枝筆已經用舊了，殘破了，埋葬在這裡；但這筆所寫出來的文字，要繼續流傳，繼續發生影響力，永遠不會停止，直到主耶穌再臨。這話十分適切。

記得，我剛走上生命道路的時候，有位未信主的江蘇籍朋友，問我是否知道章力生這個人。那時，我正在熱烈的追求屬靈引導，儘量閱讀所能找得到這方面的書籍。可惜，當時章先生還沒有多少作品出版。那朋友又說，章力生是江蘇的才子，自幼聰慧過人，有“小戴季陶”之稱；不知如何，忽然信了耶

穌。雖然，我們的談話就止於此，但我仿佛記得，他臉上惶惑和肅敬的表情，對基督教不敢再肆意輕視。

後來我才得知，戴季陶(傳賢)有一次看到章先生的文章，認為很了不起，問左右的人：“為甚麼我不認識此人？”因為戴是考試院長，在中樞很有地位，影響力頗大。有人風示章先生該去晉見，但章先生年輕職卑，卻有風骨，不肯奔競曳裾侯門。後來還是戴折節下交，而相見恨晚，對其人格大加推重，結識很深。

這樣建立的友誼，雖沒有營取私利，到後來還是有些用處的。

在興辦江南大學的時候，政府因為怕青年知識分子在校園藉端滋事，對教育控制甚嚴。江南大學由吳稚暉任董事長，戴季陶任副董事長，而以儒家教育為主旨，才得以順利立案。

有一次，在談話中問起他哪裡籌得辦學經費。章先生回答說，是無錫同鄉的企業家榮德生，對他無條件支持，經費近於無限的用，自然減少了許多困難。想到當時不信主的人，在世事上有這樣的遠見，這樣的氣魄，基督徒豈不應該為主的國度更慷慨的投資嗎？

現在年輕的一代，或對學術界不關心的人，大概不容易了解，當年章力生信主所引起的震動。就在那時候，或不久後，背叛聖道的林語堂，也宣稱浪子回頭，再歸返基督教。林是個暢銷的通俗作家，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；但他歸回了自由派，不是基要的基督教，沒有生命改變的見證，對教會也沒有發生甚麼正面的影響。

章力生的情形就不一樣了。在皈信基督以前，他就是尼哥德謨的好人典型；其重生改變，對於華人教會，就像使徒保羅的悔改之於初時的教會，奧古斯丁的悔改之於拉丁教會，是一件劃時代的事蹟。

不信主的權威學者也只得說：現在我們不能說基督教沒有學者了。

但要了解章力生信主的影響，必須知道假使他不改變，情形又將如何。章先生那時看到世道人心的敗壞，以為必須以教育改變人心，因而辭官不就，要振興東方文化宗教，在江蘇無錫太湖之濱，創立了“江南大學”，作為基地。這所大學，一開始就不同凡響，雖然是創立得晚，卻是當時所有中國大學當

中，校園最大而最美的學府，而且規模宏偉，教授陣容鼎盛；在文，史，哲學方面，有唐君毅，錢穆，牟宗三等人輔佐，堪稱為一時之選。

他更進而聯絡印度學術宗教首領，圖謀共同努力，反對西方宗教；因為那時他心眼未開，尚不悟基督教是神的啟示，實在是源自東方，而後西傳。但是，人的忿怒，竟“要成全神的榮美”（詩七六：10）。

神的手，攔阻了他的妄行，並且拯救改變了他，揀選使用他，成為神的器皿，作為文字的使徒，把神的真道寫給世人；靠賴聖靈的大能，使人的“眼睛得開，從黑暗中歸向光明，從撒但權下歸向神”（徒二六：18）。

章先生有許多的嘉言懿行，道德文章都足為人效法。但他最特出的，是真誠與平實。當他信主後不久，很有些人慕名而請其出任教師或牧師。如果換了別的人，定會藉名招搖，儼然自命佈道家，到處跑來跑去，去散播“我的見證”。那時候，他正是國破業失，遠在異國，只要肯宣稱是“神的旨意”，就會一帆風順。但誰也不曾想到，他竟降心折節，報名高敦神學院，去規規矩矩安心埋頭作起老學生來。也就是因此，才得以打好根基，有日後的成就，對華人教會作出貢獻。

他之所以能如此作，是因為得聖靈光照，徹底認罪悔改，認識自己的情形。

章力生先生信主的經過是這樣的：

困居在印尼的三寶壟，他們一家在印尼教會聞道。以後，當地華人教會的吳迺恭牧師夫婦常去探訪，章先生專心研求聖道，虛心求教，並開始去吳牧師的教會聚會。

在一次布道會中，聽道時得到聖靈的光照，他竟然當眾痛哭失聲，認罪悔改。問起是誰講道的，是林佩軒先生。用章先生自己的話：“他不像我是有道有理的，他講道是有道無理，指著人說：你有罪，你該死！”就這樣，注重道德希聖希賢的“好人”，奇妙的改變信主了。

他給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，是傲岸難以接近的人物。實際上他有平易近人的一面，而且真誠熱情。在彼此通信一些時間之後，一九六八年，第一次有機會跟章先生見面。地點是新加坡。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那情景。他從客居裡面出來，真的是

雙腳跳離地面，像小孩子般的天真熱情，用力的握著我的手，一見如故。

章先生談話，超乎平常的坦誠。他說自己，並不是第一流的學者。他說，年輕時太早擔當學校行政，後來又從政，沒有時間實實在在的作學問。其實，這種知道自己所知不足，才是真正學者的表現。信主的人，更應該有這樣的態度。

經過了七年多之後，有機會再見到章先生。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初，我們去他波士頓附近的府上訪問。

農曆新年正月初三日，是事先電話約定的，我們將於傍晚由紐澤西乘火車抵達波士頓。本來那是個不太方便的過時旅行方式。想不到那天大雪，飛機和汽車交通都停頓了，鐵路成了唯一可行的通路！

不過，因為途中雪阻，需要花時間排除軌道上的積雪，到站時竟遲到兩小時。我們想總得乘出租汽車去章府的。哪知下車以後，竟發現章先生跟他的幼公子在那裡等候；而且老人家是自年前雪中摔斷腿後首次出門！我們當然感覺過意不去，而這份盛情，更是永遠難忘。

知道章先生日以繼夜寫作的生活，在他府上作客打擾兩三天，不僅心裡過意不去，還多少有些負疚的感覺。但他佻儷卻一再說，有短暫的調節更好。

那幾天的盤桓，不但使我們得到旅途的憩息，更領受了許多教益。

有一次，談起話來，我問他：“聽說有次在哈佛大學，您嚴斥自由派神學家，是怎麼回事？”

他說：“那次聚會中，有些新派學者，大放厥詞，葛培理在座也沒有反駁他們。我站起來說，我們又讀了幾本書，有甚麼好誇口的？就打開聖經，讀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18 至 31 節，他們都安靜不再講話了。”

我所聽到的衛道雄風，當事人竟這樣輕鬆平淡的敘過，可見主的僕人是不張狂夸大的人。

章家的生活，很是儉素；但待客饌食卻非常豐盛。我們則因為長途環球旅行，只帶輕微的禮物，略表敬意。章先生在用餐的時候說笑：“我們可以互相標榜，都是照聖經的教訓：我是“客要一味的款待”；你是“施比受更為有福”。

我說：“我們都不遵照聖經：你預備這多味的菜，怎能夠說“一味”款待？應該只有一味才對；我則微薄不成敬意，更說不上“施”。

章先生就是這樣，珍視人家對他的誠意，不論多麼微不足道。在一九九四年，我寫完主與人同住：約翰福音紀傳，請章先生指正並作序。我先寫信徵求他同意。他復信答應了。我就寄稿子去；想到他那時已經九十一歲，總不能叫高齡老人抱著一大堆稿件跑郵局投寄，所以我附足回郵的信封，可以方便他看完同序文一起託人投入郵筒就行了。他竟又復信說：“施比受更為有福！”可見他是多麼的謙卑，顧到每一小事。

可惜，不久他就中風臥病，一年多後逝世，那本書出版時他竟然未得看見。

小人的小，是因其只想到自己；君子則是相反的，常常想到別人，不專顧自己。章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君子人，是基督徒君子。用聖經語詞來說，就是“顧別人的事”（腓二：4）；這絕不是說專管閒事，而是說有基督醇厚廣博的愛，自然流露在生命中。

在這危險的末世，一般人總是“專顧自己”（提後三：1），顯出他是多麼卓越出群，多麼可貴。如果華人教會能多有幾個這樣的人，情形將會有多大的差別！

惟願神聖善的靈作工在人心中，感動更多的華人聖徒，繼起奮筆宣道，靠賴聖靈大能，攻破堅固的營壘，將人的心意奪回，使他們都歸附基督（林後一〇：4,5）。這是章先生的心志，也是聖徒的責任。

懷念章力生先生

一代衛道的勇士章力生先生，服事完他一世的人，就安息了。是的，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再聽到他的聲音，不能再看見他的形貌。他放下了筆，但留下了那健筆寫出的著作，仍然向後代說話，引領人走在正確的信仰道路上。

綜括他一生的持身為人，可能還是與早年所受儒家教導有關。儒家常用詞彙中，有“小人”與“君子”之分；小人不一定是惡人，更不一定是笨人，反而常是聰明伶俐的，只是他們的心小，因此，章先生常見證神的恩典：“祂從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。”（詩一八：16）這是說，他基本的神學思想和經歷，是認識人完全的敗壞，神無條件的揀選恩典和拯救的大能。

章先生不止一次說：“我是最愚拙的人。”很多人聽到或讀到他這樣說，但很難相信這是事實。他寫信給我說：“小兒長基之才，勝弟十倍。”連他的公子長基，也信不下老父所說的是真的。但為甚麼他這樣說呢？我認為是由於認識自己，認識主而有的謙卑。

打從我們開始通信，他寫信總是自己稱“弟”。對不少信主的人都是如此。我覺得比我年長幾乎三十歲的人不必這樣。他回信說，以後再加解釋。但他總是不肯改。後來籠統的說：“我聞道晚，在主內實是後進”。用一句最普通的話來說，他真是謙謙君子。現在真的後進，也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呢！

英國政治家柏克(Edmund Burke, 1729-1797)說得好：

“A king may make a nobleman,
but he cannot make a gentleman.”

照當時英國的情形，Nobleman是貴族，有權勢，有很高的社會地位，需要王特別的恩寵，才可以得到。Gentleman雖然無權無勢，卻更是尊貴，在於其品格，不是任何地上的政權所能給他的。這個字相當於中國的“君子”：不需要有地位，只是一介平民，只要不是罪犯，不是奴隸就可以；但其所含品德的尊貴，不用任何人給他封號。

章力生先生就是一位君子。

中國人的語言中，把君子與小人對稱。小人的小，是他的心胸狹小，只想到自己，自私自利。君子則是心胸廓大，想到別人，想到天下。小人是為了自己，沒有原則；君子是固守信念，恒久不移。

綜觀章先生的一生，有他特異的地方。簡單說來，是真正的偉大：偉大的基督徒，不同於世俗的偉大，是有大位，作大官，發大財等。基督徒的偉大，在於其長，闊，高，深。

信念之深

章先生悔改信主之後，蒙神恩典呼召，年逾半百，再作學生，發憤研讀神學。他是篤實力行的人，全心致力，以文字弘道。除了在神學院教課之外，夜以繼日不息的研讀著述，焚膏繼晷，有時只睡二三小時，或徹夜不寐；其書信或文章，有的注明作於凌晨三時，五時。他自己說，其所以如此作是要“贖回光陰”（弗五：16 英譯），補償從前失去的年日。在信主後約三十年的時間中，章先生有中英文著述共約八十餘種，計五百萬言；其中尤以晚年的總體辯道學及系統神學，為堅實的巨著。他這樣作，是因為深信惟有基督聖道，是獨一的救法，是人類的希望。他認為聖徒應該注意，忠心於主所交託的“文化使命”（Cultural Mandate），走出象牙塔，站在戰神山（參徒一七：16-34），像使徒保羅一樣的為真道竭力的爭辯；“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，將各樣計謀，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，一概攻破了；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，使它都順服基督。”（林前一〇：4,5）這樣的信念，成為他的負擔和生命力，作成主交託的工作。

仁愛之闊

章先生平常不苟言笑，其實他是很容易親近，很有愛心的人。要有真愛，必須有所不愛。聖經說，末世危險的日子，人只會愛自己，愛錢財，愛宴樂（提後三：1-4）；這樣的人不能愛神，愛人。章先生平生致力寫作，卻不計稿酬，沒有積財。他自己生活儉素，穿自補的襪子，真作到不懷居，不奢靡。但他不僅愛自己的家人，還在經濟上奉獻給十餘個機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作的工作，完全是為了愛神愛人的緣故。所以他的愛是廣闊的，達到他工作所達到的地方，禱告所達到的地方。也許不是很多人知道，他是個代禱的人：他的信中提到代禱，書中提到為人代禱，使愛沒有邊界。

理想之高

當他還幼小的時候，不是牙牙學語，第一次說話的時候，說的就是一句完整的話：“我要作好人！”長成後人稱他“才子”，立志救國救世，不曾昧心貪污，有清廉的佳譽。後來創辦江南大學，想以教育改變人心，挽救頹敗的世風。在皈主之後，更是“為祂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得著基督，向著標竿直跑”（腓三：8,14）。雖然政府多次徵召他出任部長高官，他並沒有易志再去從政，也沒有營求教職高俸大名，作肥己的牧人（結三四：1-6）。他只是默默的事奉，不求人稱讚，欣賞，只求主喜悅。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，而不事奉肚腹。

恒忍之長

他本來世希聖希賢，是位近於墨家苦行派的儒者，半生過著“孔席墨突”（孔席不暖，墨突不黔）的生活，栖栖皇皇，奔走呼號救國，宣揚“自力主義”。皈主以後的章先生，一直走著十字架的道路，全家也跟他共苦。初到麻省，合家六口共居一室，生活刻苦，以至使來訪的舊友吃驚，以為是“章力生瘋了”！夫人本來是宦家千金，竟作助理看護病人，形同傭婦，以補家用；兒女則打工讀書，賴獎學金。但靠主的恩典，他恬然處之，“無論在甚麼境況都可以知足...知道怎樣處卑賤，也知道怎樣處豐富。”（腓四：11-13）靠主的力量，恒久忍耐，結出美好的果子。

華人教會靈裏荒歉，還沒有能結出凱柏（Abraham Kuyper, 1837-1920）那樣的果子。凱柏是荷蘭改革宗神學家，政治家，曾任首相，又是作家，創辦了著名的自由大學。章先生心儀凱柏，理想信仰，也都與其相近。這位華人的凱柏，離開我們去了，但他留下的著作仍然說話。祝聖靈化育人心，興起更多像章先生一樣心志的君子，忠心事主，弘揚聖道，結出豐盛的果子，完成主所託付的大使命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